



殺子兇手 我原諒你

2011-04-30 記者 張瑜庭 報導



娜欣·拉克哈 (Naseem Rakha) 是一名記者，她的作品屢獲殊榮，目前與丈夫和兒子定居在奧勒崗州 (Oregon)，《The Crying Tree》(中文譯名：哭泣的樹) 是她的第一本小說作品，出版於 2009 年。



《哭泣的樹》一書中文版封面。(圖片來源/Yahoo! 購物中心)

離鄉背井 突聞噩耗

每個人都有秘密瞞著她，包括她最最親愛的孩子。

奈特·史丹利和艾琳·史丹利原本是一對恩愛的夫妻，住在他倆從小生長、位在伊利諾州的小鎮——卡爾屯。奈特是警察，在卡爾屯已經做到副警長的位置。他們育有一對兒女：長子薛普是個內向的男孩，喜歡音樂，孤僻的個性讓他和爸爸有很大的隔閡，但貼心的行為總讓媽媽倍感窩心，因此艾琳特別寵愛他；女兒布麗絲小薛普兩歲，是個獨立而活潑的女孩。

1983 年，奈特宣佈自己接下了 3000 公里外奧勒崗州的新工作，並要全家一起搬到那邊一個叫布爾的小鎮。艾琳對於奈特霸道的決定非常不滿，因為卡爾屯不僅是他們夫妻兩從小生長的地方，更住著他們所有親朋好友，突然要搬到一個不曾聽聞的小鎮，讓她非常猶豫。但丈夫強硬的態度，讓艾琳意識到這件事沒有任何討論空間。

「回來！馬上回來！」1985 年，一通緊急電話，讓艾琳拋下在超市的工作，火速奔回家。是奈特。「出了什麼事？她的媽媽？姊姊？」返家的途中，焦急的艾琳斷定是老家出了事，煩躁的情緒讓她再次怨起當初丈夫堅持搬家。然而，就在她離家越來越近時，她注意到周圍的警車、救護車、警消人員……在她家門口！停下車，迎向她來的是滿身鮮血的奈特。就在艾琳焦急檢視先生的傷勢時，奈特哽咽說道：「是薛普。他死了。」

從復仇到原諒 引爆秘密的揭發

「正義？」艾琳冷嗤地笑了一聲後說：「我兒子死了，你卻跟我說正義？我要的是復仇，上帝見諒。」

強盜殺人，這是警方調查的結果。十九歲的丹尼爾·羅賓在兇案隔天被捕。一想到年僅十五歲的薛普獨自在家，被陌生人的入侵者毆打至肩膀脫臼、下顎碎裂，最後中彈身亡，艾琳心中的傷痛就無法撫平。她恨羅賓、她恨奈特搬家的決定、她也恨自己無法保護兒子……官司糾纏多年後，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她仍每天陷在沙發裡，什麼也不做，成天只想親手結束丹尼爾·羅賓的生命。奈特則選擇「放下」一切，向前走，但卻絕口不提兒子的名字。至於哥哥過世後就被阿姨接回卡爾屯的布麗絲，在艾琳精心安排下，進入伊利諾大學，並成為一名優秀的檢察官。2004年10月6日，丹尼爾·羅賓的死刑執行令送抵位在卡爾屯的史丹利家。「我不想去。」艾琳無奈地向丈夫表示，這個轉變，讓奈特非常吃驚。在爭吵的過程中，艾琳說出了自己八年前就決定要原諒羅賓的事實。透過通信，艾琳發現丹尼爾和自己想像的殺人犯完全不一樣，一來一往的書信中，他不僅沒有企圖辯解，反而一再表示自己也非常痛恨那一天。同時，艾琳也注意到他的才氣，丹尼爾的談吐簡直像哲學家、藝術家，怎麼也難以和殺人犯做連結。因此，在收到執行令的時候，艾琳決定要去見他，把事情問清楚。

艾琳的舉動激怒了奈特，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妻子背著他和殺害兒子的兇手變成朋友。當他們激烈地討論著整件事情的時候，奈特說出了他藏在心中多年的祕密——薛普是同性戀。而這也是為何當年，奈特不顧艾琳的感受，決心搬離卡爾屯。他想改變兒子，卻不知道該怎麼做；他試圖告訴妻子，但艾琳怎麼也聽不進去。薛普過世後，奈特看著原本美麗的妻子，因喪子而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，為了不讓妻子受到更多打擊，而死守這個祕密至今。

就在越來越多人說出祕密的同時，當年的命案似乎越來越清晰。充滿疑惑的艾琳，最後是否有得到她多年來追求的那個「答案」，好像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。透過插敘的寫作手法，作者帶著讀者來回徘徊於1983年至2004年間，死刑的執行、兇案的發生、每個人的祕密交錯於每個章節。是什麼原因讓艾琳選擇寬恕？命案當天發生了什麼事？奈特隱藏祕密又真的是為了保護艾琳？就在每個人決定「隱瞞點什麼」的時候，一個家庭，也正瀕臨破碎的邊緣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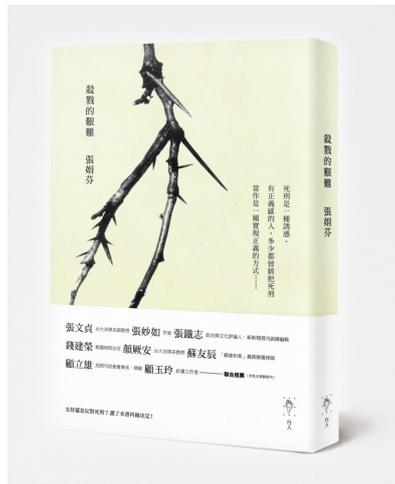
受害者有家屬為其發聲 加害者呢？

這，是場悲劇。打從薛普選擇對父母隱瞞自己性向不同開始，史丹利一家人便不斷為了「保護」自己所愛的家人，隱匿自己的感受。奈特發現兒子的異狀，想改變他，卻束手無策；想尋求艾琳的協助，卻發現妻子對兒子的寵愛勝過一切，最後乾脆不說。艾琳偷偷寫信給羅賓，並選擇寬恕他，甚至維持長達八年的通信，卻始終不敢讓奈特知道。在這樣的家庭，受害的不僅是喪命的薛普，還有布麗絲。沒有父母的關愛，她比同年齡的孩子獨立、成熟；為了家人，天資聰穎的她差點放棄學業、步入她並不嚮往的家庭生活。

而這場悲劇，還有另一名受害者——丹尼爾·羅賓。入獄時的他僅十九歲，沒有親人，一直到2004年案件終結，和他聯繫的只有艾琳。而那時，他已是年過四十的中年男子了。在監獄中渡過大半輩子的他，雖有過人的藝術天賦，在多數人的眼中不過是一個死刑犯。沒人在乎他畫了什麼，更別提關心他悲慘的童年生活。

社會案件中的受害者家屬，一直是社會多數觀眾關心的對象。他們的淚水，是記者的「最愛」，因為可以激起大眾的同情；他們的傷痛，令大家不捨，因為「我們無法理解」。可是，他們在整個過程中，經歷的一切，又有多少人真正試圖去了解、給予關懷？還是，只是隨波逐流，為「正義」殺人？執行死刑真的是追尋正義的唯一途徑？

在閱讀這本小說後，也不免令人開始思考現今社會的命案背後，會不會有類似的故事？有人替被害人喊冤、埋怨兇手的殘忍與冷血，但他們殺人的動機為何，可曾真有人過問？在張娟芬出版的《殺戮的艱難》一書裡，提到了「等死人——鄧武功」。鄧武功是一名死刑犯，因為懷疑妻子與工頭有染，憤而持刀殺害兩人。在張娟芬的訪問中他表示，對於妻子，他真的是因為「忍不住了」而痛下殺機，至於另一人，他並沒有至其於死的意圖。命案發生後，他的妻小對他很不諒解，甚至在警方的偵訊過程中，一致描述鄧武功為糟糕的先生與父親。



《殺戮的艱難》一書封面。(圖片來源/行人文化實驗室)

不可否認，這是他的片面說詞，但有多少人願意坐下來聽他說？亡者固然值得憐憫，但也因為他們的缺席，讓這場審判變成兇手與「正義」的對決。科學的證據也許可以證明一個人有罪，但少了另一方的說詞，人與人間發生的事將擁有無法獲得證實。就像小說中薛普的死，讓整起命案陷入謎團。

在現實社會中，被害家屬是受害者的代表，他們替死者抱屈、喊冤，但他們真的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？還是，是律師、警察、證據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？而被判處死刑的加害者，他們說的話有多少人相信？更別提自己的家人站出來替自己說話，因為他確實殺了人，這是再多解釋也不可能改變的事實。不判處死刑並不代表原諒、寬恕加害者，只是，當真正的雙方當事人無法證實彼此的說詞、事實真相永遠不可能完全被釐清時，憑什麼說一個人「罪大惡極」？

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



紀載布列松一生精華文字，扼要道出布列松於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。

▲TOP